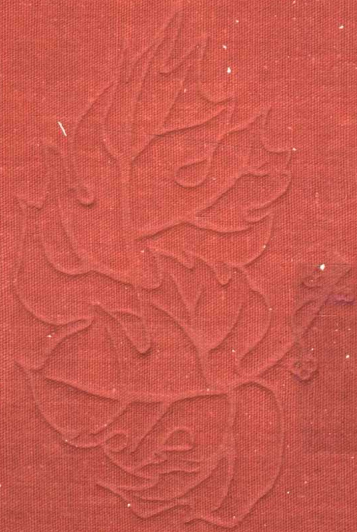


說部全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說岳全傳二

〔清〕錢彩編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增訂精忠演義說本全傳卷之六

第二十一回

宋高宗金陵即帝位

岳鵬舉割地絕交情

詩曰

胡騎南來宋祚墟

夾江夜走有神駒

臨安事業留青史

莫負中興守一隅

上回已講到了宋康王泥馬渡過夾江在崔府君廟內躲在神厨裡睡覺。此回却先說那夾江這裡。那正是磁州豐邱縣所屬地方。那豐邱縣的縣主姓都名

寬。那一夜三更時候，忽然坐起堂來，有幾個隨衙值宿的快班衙役，連忙掌起燈來。它門上發起梆來，老爺坐了堂，傍邊轉過一個書吏，到案前稟道：「半夜三更，不知老爺升堂，有何緊急公事？」都寬道：「適纔本縣睡夢之中，見一神人，自稱是崔府君，說有真事在他廟內，叫本縣速去接駕。你可知崔府君廟在何處？」書吏道：「老爺思念皇上，故有此夢。況小吏實不知何處有崔府君廟，都寬又問衆衙役：「你們可有曉得崔府君廟的？」衆人俱回稟不曉得。都寬流下淚來，道：「國無帝王，民不聊生，如何是好？」回過頭來，叫聲門子。」

拿茶來我吃。門子答應走到茶房。那茶夫姓蔡名茂。聽得縣主升堂。連忙起來。正在搨茶。門子叫道。老蔡。快拿茶來。老爺等着要吃哩。蔡茂道。快了。快了。就滾了。半夜三更。爲什恁寂天。摸地坐起堂來。也要叫人來得及的。門子道。真正好笑。老爺一些事也沒有做。了一個夢。就炒得滿堂不得安穩。蔡茂道。做了甚恁夢。就坐起堂來。門子道。說是夢見什恁崔府君。叫他。去接駕。如今要查那崔府君廟在那里。又没人曉得。此時還坐在堂上。出眼淚。你道好笑。不好笑。蔡茂道。崔府君廟。我到曉得。只是接什恁駕。真正是夢魔一。

面說一面泡了一碗茶遞與門子。又吩咐道：「你不要七搭八搭說我曉得的。惹這些煩惱。等他吃了茶好進去睡。」門子笑着一直走到堂上。送上茶去。吃都寬一面吃茶。一面看那門子只管忍笑不住。都寬喝道：「你这奴才有什麼好笑。扯起籤來要打門子。慌忙稟道：不是小的敢笑。那崔府君廟茶夫曉得。却叫小人不要說。都寬道：快去叫他來。」門子奔進茶房裡來。埋怨蔡茂道：「都是你叫我不說。幾乎連累我打如今老爺叫你快些去。蔡茂到吃了一驚。鵲七突七來到堂上跪下。都寬道：好打的奴才。你既曉得崔府君廟。」

如何叫門子不要說快。講來却在何處。蔡茂道。非是。小人叫門子不要說。崔府君廟是有一個。只是清淨荒涼得緊。恐怕不是。這個崔府君廟。所以不敢說。都寬道。你且說來。蔡茂稟道。小人祖居。近在夾江邊。離夾江五六里。有個崔府君廟。却是坍塌不堪得的。所以說不是。這個廟。或者城裡地方。另有別個崔府君廟。也未可知。明早老爺着保甲查問。是然就曉得了。都寬道。神明說是江中逃難。衣服俱濕。今既近江。一定就是。這個崔府君廟。快叫脩馬。掌燈。又命門子。到裡邊。取出一副袍帽靴襪。忙上碌上的。亂了一會。

帶了從人叫茶夫引路。來到城門邊。已經天明。出了城。一路望着夾江口而來。不一時蔡茂指着一帶茂林道。稟老爺。這林邊就是崔府君廟。老爺吩咐。爾等俱在廟外候着。不許高聲。只帶了一個門子。把廟門用力一推。那靠門的石小竟推開了。走到裏邊。並無影響。殿上亦無人跡。殿後俱是荒地。老爺叫門子。把神厨帳幔掀起來。我看。可是這位神道。那門子不掀。猶可。將帳幔一掀。不打緊。只見兩根雉尾搖動。嚇得魂不附體。大叫老爺。有個妖怪在內。這一聲喊。早驚醒了康王。康王一手把腰刀拔出。捏在手中。跳出神



厨。喝聲誰敢近前。都寬跪下道。主公係是何人。不必驚慌。臣是來接駕的。康王道。孤乃康王趙構。排行九殿下。在金營逃出。幸得神道顯靈。將泥馬渡孤過江。你是何人。如何說是來接駕的。都寬道。臣乃磁州豐邱知縣。都寬蒙神明夢中指點。命臣到此接駕。康王大喜道。雖是神聖有灵。也難得卿家忠義。都寬叫門子喚進從人。進上衣服。康王更換了湿衣。齊出廟門。都寬將馬牽過來。扶康王上了馬。自己却全衆人步行跟隨。一路進城。到了縣中。在大堂上坐定。從新恭見了。一面送酒飯。一面准備兵馬守城。康王便問這

裡有多少兵馬。都寬稟說。只有馬兵三百。步兵三百。康王道。倘然金兵追來。如何處置。都寬道。王公可發令旨。召取各路兵馬。張掛榜文。招集四方豪傑。人心思。宋自然聞風而至。正在商議。忽報王元帥帶兵三千前來保駕。未奉聖旨。不敢進見。康王道。快去與孤家宣進來。軍士到城外傳旨。王淵進城。來到縣堂上。朝見君臣大哭一番。命王淵坐了。問道。卿家如何得知孤家在此。王淵道。臣於數日前。夢一神人。自稱東漢崔子玉。托夢叫臣到此保駕。不意主公果然在此。正說間。又報有金陵張大元帥。帶兵五千前來保駕。

在城外候旨。康王道：「快宣進來。」張所進城朝見畢，奏說：「翟府君托夢叫臣保駕，不意王元帥先已到此。兩個又見了禮，各賜坐。」康王看那王淵一表非凡，張所年已七十多歲，尚是威風凜凜，好生歡喜，便問：「二卿此地地方偏小，城低兵少，倘金兵到來，如何迎敵？」王淵道：「二帝北轍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臣愿主公駕回汴京，明正太位，號召四方，以圖恢復。」張所道：「汴京已被金兵殘破，况有奸臣張邦昌賣國，守在那邊，其心不測，不宜輕往金陵。乃祖宗受命之地，况在四方之中，便于消運，可以建都。」康王准奏，擇日起身往金陵。

進發。一路上州官縣官俱各進送糧食供給。舊時臣子聞知皆來保駕。到了金陵。權在鴻慶宮駐蹕。諸臣依次朝見。有衆大臣進上冠冕法服。卽于五月初一日卽位于南京。廟號高宗皇帝。改元建炎。大赦天下。發詔播告天下。召集四方勤王兵馬。數日之間。有那趙鼎、田思中、李綱、宗澤并各路節度使各搃兵俱來護駕。勤王又遣官往各路催取糧草。各路聞風也漸漸起行。解送糧米接應。內中來了一位清官。却是湯陰縣徐仁。聽見新君卽位。偏上遇着這等年歲。斗米升珠的時候。縣主親自下鄉催比糧米。又勸諭富戶

鄉紳各七輪助。湊足了一千担。親自解送。一路上克勤克儉。到了金陵。吩咐衆人。將糧車在空地上停住。走到轅門上。見了中軍官道。湯陰縣解送糧米到此。相煩稟復中軍道。帥爺此時有事。不便通報。徐仁道。此乃一樁大事。相煩相煩。中軍道。我的事也不小。徐仁聽見就會意了。便叫家人取個封筒。稱了六錢銀子。封好了。復身進來。對着中軍陪笑道。些須薄敬。幸乞笑納。帥爺那里。萬望週全。中軍接在手中。竟道。輕飄飄的就是赤金也。值不得幾何。便把那封袋望着地下一擲。道。不中抬奉的。竟撥轉身進去。全不採着。

徐仁拾了封筒道。怪不得朝庭受了苦楚。不要說是奸臣做了大位。就是一個中軍尚然如此。可惡。难道我到了這裡罷了不成也罷。做我不着。沒有你這中軍。看我見得元帥也不就在馬鞍邊。抽出馬鞭來。將鼓亂敲。裡邊王元帥聽得擊鼓。忙坐公堂。叫旗牌出來查問。是何人擊鼓。旗牌官出來問明。進去報與元帥。元帥道。傳進來。旗牌答應一聲。吓就走出轅門。大老爺傳湯陰縣進見。徐仁不慌不忙。走至階下。躬身稟說。湯陰知縣徐仁。參見大老爺。特送糧米一千。到此。遂將手本呈上。王元帥看了大喜。便道。難為貴縣。

了。但是解纜雖是大事。應該着中軍進稟。不該擅自擊鼓。幸本院知道。你是個清官。倘若別人。豈不罪及于汝。徐仁道。那中軍因卑職。送他六錢銀子。嫌輕。擲在地下。不肯與卑職。傳稟卑職。情極了。爲此斗胆。傳鼓。冒犯虎威。求元帥恕罪。王元帥道。有这等事。吩咐把中軍綁去。砍了。兩邊答應一聲。吓。即時把中軍拿下。徐仁慌忙跪下。稟道。若殺了他。卑職結深了冤仇。報不清了。還求大老爺開恩。元帥道。貴縣請起。既是貴縣討饒。免了死罪。喝叫左右。重責四十棍。趕出轅門。又叫左右。取過白銀五十兩。送與貴縣。以作路費。

徐仁拜謝。辭了元帥。出了轅門。上馬而去。王元帥忽然想起一事。忙叫旗牌快去。與我請徐縣官轉來。旗牌那隻耳朵。原有些背的。錯听做拿徐縣官轉來。正要與中軍官出氣。就怒烘烘的出了轅門。飛跑趕上來。大叫徐知縣慢走。大老爺叫拿你轉去。就一把抓住。那件員領。本來舊的。不經扯一扯。就扯破了半邊。徐仁大怒。就跑馬轉來。進了轅門。也不等傳令。下了馬。一直走到大堂上。把紗帽除下來。望元帥案前攢去。那元帥倒吃了一驚。便問貴縣爲何如此。徐仁道。早賤吃苦吃。苦解糧前來。就承賜了這點路費。也不



爲過爲何叫旂牌趕上來拿我。把我這件員領扯破半件。攔路出醜。還要這頂紗帽做什急。元帥听了大怒。叫旂牌喝問道。本院叫你去請徐縣主。爲何扯破了他的員領。旂牌連忙叩頭道。小的該死。小的上耳。菜實在有病。聽錯了。只道大老爺叫小的拿他轉來。他拗馬走得快。小的着了急。輕忙一把不道這件員領。已經扯破了。元帥大怒道。小事猶可。倘若軍情大事。難道也聽錯得的急。叫左右綁去砍了。徐仁暗道。原來是他聽錯了。何苦害他一條性命。只得走上來。將紗帽帶好了。跪下稟道。既是偶然聽錯。非出